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嵇中散集卷六至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錫寶

檢討臣何思鈞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脩臣王汝嘉

謄録監生臣楊馥孫

嵇中散集卷六

魏　嵇康　撰

釋私論一首

夫稱君子者心無措乎是非而行不違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氣靜神虛者心不存於矜尚體亮心達者情不繫於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繫於所欲故能審貴賤而通物情物情順通故大道無

違越名任心故是非無措也是故言君子則以無措為主以通物為美言小人則以匿情為非以違道為闕何者匿情矜吝小人之至惡虛心無措君子之篤行也是以大道言及吾無身吾又何患無以生為貴者是賢於貴生也由斯而言夫至人之用心固不存有措矣是故伊尹不借賢於殷湯故世濟而名顯周旦不顧賢而隱行故假攝而化隆夷吾不匿情於齊桓故國霸而主尊其用心豈為身而繫乎私哉故管子曰君子行道忘其

為身斯言是矣君子之行賢也不察於有度而後行也
仁心無邪不議於善而後正也顯情無措不論於是而
後為也是故傲然忘賢而賢與度會忽然任心而心與
善遇儻然無措而事與是俱也故論公私者雖云一作
終於事與是俱而已志道存善而無凶邪無所懷而不
匿者不可謂無私雖欲之伐善情之違道無所抱而不
顯者不可謂不公今執必公之理以繩不公之情使夫
雖為善者不離於有私雖欲之伐善不陷於不公重其

名而貴其心則是非之情不得不顯矣是非必顯有善者無匿情之不是有非者不加不公之大非無不是則善莫不得無大非則莫過其非乃所以救其非也非徒盡善亦所以厲不善也夫善以盡善非以救非而況乎以是非之至者故善之與不善物之至者也若處二物之間所往者必以公成而私敗同用一器而有成有敗夫公私者成敗之途而吉凶之門乎故物至而不移者寡不至而在用者衆若質乎中人之性運乎在用之質

而栖心古烈擬足公塗值心而言則言無不是觸情而行則事無不吉於是乎同之所措者乃非所措也俗之所私者乃非所私也言不計乎得失而遇善行不準乎是非而遇吉豈公成私敗之數乎夫如是也又何措之有哉故里鳧顯盜晉文愷悌勃鞮號罪忠立身存繆賢吐釁言納名稱漸離告誠一堂流涕然數子皆以投命之禍臨不測之機表露心識獨以安全況乎君子無彼人之罪而有其善乎措善之情其所病也唯病病是以

不病病而能療亦賢於療矣然事亦有似非而非非類是而非是者不可不察也故變通之機或有矜以至讓貪以致廉愚以成智忍以濟仁然矜吝之時不可謂無廉情情一作猜忍之形不可謂無仁此似非而非非者也或讒言似信不可謂有誠激盜似忠不可謂無私此類是而非是也故乃論其用心定其所趣執其辭而準其禮察其情以尋其變肆乎所始名其所終則夫行私之情不得因乎似非而容其非淑亮之心不得蹈乎似是而

負其是故實是以暫非而後顯實非以暫是而後明公私交顯則行私者無所冀而淑亮者無所負矣行私者無所冀則思改其非立功者無所忌則行之無疑此大治之道也故主妾覆醴以罪受戮王陵庭爭而陳平順旨於是觀之非是非非者乎明君子之篤行顯公私之所在闔堂盈階莫不寓目而曰善人也然背顏退議而含私者不復同耳抱闕而匿情不改者誠神以喪於所惑而體以溺於常名心以制於所慴而情有繫於所欲

咸自以為有是而莫賢乎已未有功朞之慘駭心之禍遂莫能收情以自反棄名以任實乃心有是焉匿之以私志有善焉措之為惡不措所措而措所不措不求所以不措之理而求所以為措之道故時為措而闇於措是以不措為拙措為工唯懼隱之不微唯患匿之不密故有矜忤之容以觀常人矯飾之言以要俗譽謂永年良規莫盛於兹終日馳思莫闚其外故能成其私之體而喪其自然之質也於是隱匿之情必存乎心偽怠之

機必形乎事若是則是非之議既明賞罰之實又篤不知冒廕之可以無景而患景之不匿不知無情之可以無患而患情之不巧豈不哀哉是以申侯苟順取棄楚泰宰諂軌私卒享其禍由是言之未有抱隱顧私而身立清世匿非藏情而信著明名者也君子既有其質又覩其鑒貴夫亮達布而存之惡夫矜吝棄而遠之所措一非而内愧乎神賤隱一闕而外慙其形言無苟諱而行無苟隱不以愛之而苟善不以惡之而苟非心無所

矜而情無所繫體清神正而是非允當忠感明天子而信篤乎萬民寄𮞉懐於八荒垂坦蕩以永日斯非賢人君子高行之美蕓者乎或問曰第五倫有私乎哉曰昔吾兄子有疾吾一夕十往省而反寐自安吾子有疾終朝不往視而通夜不得眠若是可謂無私乎非私也答曰是非也非私也夫私以不言為名公以盡言為稱善以無名為體非以有措為負今第五倫顯情是非無私也矜往不眠是有非也無私而有非者無措之志也夫言

無措者不齊於必盡也言多吝者不具於不言而已故多吝有非無措有是然無措之所以有是以志無所尚心無所欲達乎大道之情動以自然則無道以至非也抱一而無措則無私無非兼有二義乃為絶美耳若非而能言者是賢於不言之私非無情以非之大者也今第五倫有非而能顯不可謂不公也所顯是非不可謂有措也有非而謂私不可謂不惑公私之理也

管蔡論一首

或問曰案記管蔡流言叛戾東都周公征討誅以凶逆頑惡顯著流名千里且明父聖兄曾不鑒凶愚於幼稚覺無良之子弟而乃使理亂殷之弊民顯榮爵於藩國使惡積罪成終遇禍害於理不通心無所安願聞其說答曰善哉子之問也昔文武之用管蔡以實周公之誅管蔡以權權理顯實理沉（沉一作）故令時人全謂管蔡為頑凶方為吾子論之夫管蔡皆服教殉義忠誠自然是以文王列而顯之發旦二聖舉而任之非以情親而相

私也乃所以崇德禮賢濟殷弊民綏輔武庚以興頑俗功業有績故曠世不廢名冠當時列為藩臣逮至武卒嗣誦幼沖周公踐政率朝諸侯思光前載以隆王業而管蔡服教不達聖權卒遇大變不能自通忠疑乃心思在王室遂乃抗言率衆欲除國患翼存天子甘心毀旦斯乃愚誠憤發所以徼福也成王大悟周公顯復一化齊俗義以斷恩雖內信如心外體不立稱兵叛亂所惑者廣是以隱忍授刑流涕行誅示以賞罰不避親戚榮

爵所顯必鍾盛徳戮撻所施必加有罪斯乃為教之正今之朝議管蔡雖懷忠抱誠要為罪誅罪誅已顯不得復理内必幽伏罪惡遂章幽章之路大殊故令奕世未蒙發起然論者誠名信行便以管蔡為惡不知管蔡之惡乃所以令三聖為不明也若三聖未為不明則聖不祐惡而任頑凶不容於時世則管蔡無取私乎父兄而見任必以忠良則二叔故為淑善矣今若本三聖之用明思顯授之實理推忠賢之闇權論為國之大紀則二

叔之良乃顯三聖之用也以流言之故有緣周公之誅是矣且周公居攝名公不悦推此言則管蔡懐疑未為不賢而忠賢可不違權三聖未為用惡而周公不得不誅若此三聖所用信良周公之誅得宜管蔡之心見理爾乃大義得通外内兼叙無相伐負者則時論亦得釋然而大解也

明膽論一首

有呂子者精義味道研覈是非以為人有膽可無明有

明便有膽矣嵇先生以為明膽殊用不能相生論曰夫元氣陶鑠衆生稟焉賦受有多少故才性有昏明唯至人特鍾純美兼周外内無不畢備降此已往蓋闕如也或明於見物或勇於決斷人情貪廉各有所止譬諸草木區以别矣兼之者博於物偏受者守其分故吾謂明膽異氣不能相生明以見物膽以決斷專明無膽則雖見不斷專膽無明違理失機故子家軟弱陷於弑君左師不斷見逼華臣皆智及之而決不行也此理坦然

非無疑滯故畧舉一隅想不重疑吕子曰敬覽來論可謂海亦不加者矣析理貴約而盡情何尚浮穢而迂誕哉今子之論乃引渾元以為喻何遼遼而坦謾也故直答以人事之切要焉漢之賈生陳切直之策奮危言之至行之無疑明所察也忌鵩作賦暗所惑也一人之膽豈有盈縮乎蓋見與不見故行之有果否也子家左師皆愚惑淺弊明不徹達故惑於曖昧終丁禍害豈明見照察而膽不斷乎故霍光懷沉勇之氣履上將之任戰乎王賀

之事延年文生夙無武稱陳義奮辭膽氣凌雲斯其驗歟及於期授首陵母伏劍明果之疇若此萬端欲詳而載之不可勝言也況有覩夷塗而無敢投足階雲路而疑於迄泰清者乎若思弊之倫為能自託幽昧之中棄身陷穽之間如盜跖竄身於虎吻穿窬先首於溝瀆而暴虎馮河愚敢之類則能有之是以余謂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易了之理不在多喻故不遠引繁言若未反三隅猶復有疑思承後誨得一騁辭夫論理性情折引異

同固尋所受之終始推氣分之所由順端極末乃不悖耳今子欲棄置渾元捃摭所見此為好理綱目而惡持綱領也本論二氣不同明不生膽欲極論之當令一人播無諷刺之膽而有見事之明故當有不果之害非中人血氣無之而復資之以明二氣存一體則明能運膽賈誼是也賈誼明膽自足相經故能濟事誰言殊無膽獨任明以行事者乎子獨自作此言以合其論也忌鵬闇惑明所不周何害於膽乎明既以見物膽能行之耳

明所不見膽當何斷進退相扶可謂盈縮就如此言賈
生陳策明所見也忌鵩作賦闇所惑也爾為明徹於前
而闇惑於後有盈縮也苟明有進退膽亦何為不可偏
乎子然霍光有沉勇而戰於廢王有所撓也子言一人
膽豈有盈縮此則是也賈生闇鵩明有所塞也光懼廢
立勇有所撓也夫唯至能無所虧耳苟自非若此誰無
弊損乎但當總有無之大畧而致論之耳夫物以實見
為主延年奮發勇義凌雲此則膽也而云夙無武稱此

為信夙稱而疑成事也延年處議明所見也壯氣騰厲勇之決也此足以觀矣子又曰言明無膽無膽能偏守案子之言此則有專膽之人亦為膽特自一氣矣五才存體各有所生明以陽曜膽以陰凝豈可為有陽而生陰可無陽耶雖相須以合德要自異氣也凡餘雜說於期陵毋暴虎云云萬言致一欲以何明耶幸更詳思不為辭費而已矣

嵇中散集卷六

嵇中散集卷七

魏　嵇康　撰

張遼叔自然好學論一首附

夫喜怒哀樂愛惡欲懼人之有也得意則喜見犯則怒乖離則哀聽和則樂生育則愛違好則惡饑則欲食逼則欲懼凡此八者不教而能若論所云即自然也腥臊未化飲血茹毛以充其虛食之始也茹之火

齊糝以蘭橘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蕢桴土鼓撫腹而吟足之蹈之以娱其喜樂之質也加之管絃雜以羽毛雖所未聽察之必樂當其心也民生也直聚而勿教肆心觸意八情必發喜必欲與怒必欲罰無爪牙以奮其威無爵賞以稱其恵愛無以奉惡不能去有言之曰苴竹菅蒯所以表哀溝池嶮岨所以寛懼弦木剡金所以解憤豐財殖貨所以施與苟有肺腸誰不欣然貌悦心釋哉尚何暇於食膽韰而

嗜菖蒲葅也且晝坐夜寢明作闇息天道之常人所服習在於幽室之中覩烝燭之光雖不教告亦皎然喜於所見也不以向有白日與比朱門旦則復曉不揭此明而減其歡也況以長夜之宾得照太陽情變欝陶而發其蒙也故以為難事以末來而情以本應即使六藝紛華名利雜詭計而復學亦無損於有自然之好也

難自然好學論一首

夫民之性好安而惡危好逸而惡勞故不擾則其願得不逼則其志從洪荒之世大朴未虧君無文於上民無競於下物全理順莫不自得飽則安寢饑則求食怡然鼓腹不知為至德之世也若此則安知仁義之端禮律之文及至人不存大道陵遲乃始作文墨以傳其意區別羣物使有類族造立仁義以嬰其心制其名分以檢其外勸學講文以神其教故六經紛錯百家繁熾開榮利之塗故奔鶩而不覺是以貪生之禽食園池之粱菽

求安之士乃詭志以從俗操筆執觚足容蘇息積學明經以代稼穡是以困而後學學以致榮計而後習好而習成有似自然故令吾子謂之自然耳推其原也六經以抑引爲主人性以從欲爲歡抑引則違其願從欲則得自然然則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經全性之本不須犯情之禮律故仁義務於理僞非養真之要術廉讓生於爭奪非自然之所出也由是言之則烏不毀以求馴獸不羣而求畜則人之真性無爲正當自然躭此禮

學矣論又云嘉肴珍膳雖所未嘗嘗必美之適於口也處在闇室覩烝燭之光不教而悦得於心况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情變爇陶而發其蒙雖事以末來情以本應則無損於自然好學難曰夫口之於甘苦身之於痛癢感物而動應事而作不須學而後能不待借而後有此必然之理吾所不易也今子以必然之理喻未必然之好學則恐似是而非之議如一粟之論於是乎在也今子立六經以為凖仰仁義以為主以規矩為軒駕以

講誨為哺乳由其塗則通乖其路則滞遊心極視不覩其外終年馳騁思不出位聚族獻議唯學為貴執書擿句俛仰咨嗟使服膺其言以為榮華故吾子謂六經為太陽不學為長夜耳今若以虛堂為丙舍以誦諷為鬼語以六經為蕪穢以仁義為臭腐覩文籍則目瞧修揖讓則變傴襲章服則轉筋譚禮典則齒齵於是兼而棄之與萬物為更始則吾子雖好學不倦猶將闕焉則向之不學未必為長夜六經未必為太陽也俗語曰乞兒

不辱焉醫若遇上有無文之始可不學而獲安不勤而得志則何求於六經何欲於仁義哉以此言之則今之學者豈不先計而後學苟計而後動則非自然之應也子之云云恐故得菖蒲葅耳

嵇中散集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嵇中散集卷八

魏 嵇康 撰

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夫善求壽强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然後其至可防也禍起於此爲防於彼則禍無自瘳矣世有安宅葬埋陰陽度數刑德之忌是何所生乎不見性命不知禍福也不見故妄求不知故干幸是以善執生者

見性命之所宜知禍福之所來故求之實而防之信夫多飲而走則為痰支數行而風則為癢毒久居於濕則要疾偏枯好內不息則昏喪文房若此之類災之所以來壽之所以去也而掘基築宅費日若身以求之疾生於形而治加於土木是疾無瘳矣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者匪避誹謗而為義然也蓋知回匪所求福也故壽强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於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內而得之矣

嘗有不知蠶者出口動手皆為忌祟不得蠶絲滋甚為忌祟滋多猶自以犯之也有教之知蠶者其顧於桑火寒暑燥濕也於是百忌自息而利十倍何者先不知所以然故忌祟之情繁後知所以然故求之之術正故忌祟生於不知使知性猶如蠶則忌祟無所立矣多食不消含黃丸而筮祝譴祟或從乞胡求福者凡人皆所笑之何者以智能達其無禍也故忌祟舉生於不知由知者言之皆乞胡也設為三公之宅

而令愚民居之必不為三公可知也夫壽夭之不可求甚於貴賤然則擇百年之宫而望殤子之壽孤逆魁岡以速彭祖之夭必不幾矣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是性命自然不可求矣有賊方至不疾逃獨安須臾遂為所虜然則避禍趣福無過緣理避賊之理莫如速逃則斯善矣養生之道莫如先知則為盡矣夫避賊宜速章章然故中人不難覩避禍之理寘寘然故明者不易見其於理動不

可要求一也孔子有疾醫曰子居處適也飲食藥也
有疾天也醫焉能事是以知命不憂原始反終遂知
死生之說夫時日譴祟古之盛王無之而季王之所
好聽也制壽宮而得夭短求百男而無立嗣必占不
啓之陵而陵不宿草何者高臺深宮以隔寒暑靡色
厚味以毒其精亡之於實而求之於虛故性命不遂
也或曰所問之師不工則天下無工師矣夫一棲之
雞一欄之羊賓至而有死者豈居異哉故命有制也

知命者則不滯於俗矣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彭祖七百殤子之夭是皆性命也若相宅質居自東徂西而得反此是滅性命之宜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泰山而小天下立高丘而觀居民則知曰東西非禍福矣若乃忘地道之爽塏而立制於帷墻則所見滋褊從達者觀之則夫乾確然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天地易簡而懼以細苛是更所以為逆也是以君子奉天明而事地察世之工師占成

居則驗使造新則無徵世人多其占舊因其造新是
見舟之行於水而欲推之陸是不明數也夫舊斷之
理猶卜筮也夫鑿龜數筴可以知吉凶然不能為吉
凶何者吉凶可知而不可為也夫先筮吉卦而後名
之無福猶先築利宅而後居之無報也占舊居以譴
祟則可安新居以求福則不可則猶卜筮之說耳俗
有裁衣種穀皆擇日衣者傷寒種者失澤凡火流寒
至則授衣時雨既降則當下種賊方至則當疾走今

舍實趣虛故三患隨至凡以忌祟治家者求福而其極皆貧故有知星宿衣不覆之諺古言無虛不可不察也

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夫神祇遐遠吉凶難明雖中人自竭莫得其端而易以惑道故夫子寢答於來問終慎神恠而不言是以古人顯仁於物藏用於身知其不可衆所共非故隱之彼非所明也吾無意於庶幾而足下師心陋見斷然不疑繫

決如此足以獨斷思省來論旨多不通謹因來言以生
此難方推金木未知所在莫有食治世無自理之道法
無獨善之術苟非其人道不虛行禮樂政刑經常外事
猶有所疏況乎幽微者耶縱欲辨明神微祛惑起滯立
端以明所由獨斷以檢其要乃為缺微若但撮提羣愚
乃舉蠶種忿而棄之因謂無陰陽吉凶之理得無似噎
而怨粒稼溺而責舟檝者耶論曰百年之宮不能令殤
子壽孤逆魁罔不能令彭祖夭又曰許負之相條侯英

布之黥而後王皆性命也應曰此為命有所定壽有所在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英布畏痛卒罹刀鋸亞夫忌餧終有餓患萬物萬事凡所遭遇無非相命也然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此吾之所疑也即如所論雖慎若曾顏不得免禍惡若桀跖故當昌熾吉凶素定不可推移則古人何言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履信思順自天祐之必積善而後福應信著而後祐來猶罪之招罰功之致賞也茍先積而後受報事理

所得不為闇自遇之也若皆謂之是相此為決相命於
行事定吉凶於知力恐非本論之意此又吾之所疑也
又云多食不消必須黃丸苟命自當生多食何畏而服
良藥若謂服藥是相之所一宅豈非是一耶若謂雖命
猶當須藥自濟何知相不須宅以自輔乎若謂藥可論
而宅不可說恐天下或有說之者矣既曰壽夭不可求
甚於貴賤而復曰善求壽強者必先知災疾之所自來
然後可防也然則壽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

七百殤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復曰不知防疾致壽去夭求實於虛故性命不遂此為壽夭之來生於用身性命之遂得於善求然則夭短者何得不謂之愚壽延者何得不謂之智茍壽夭成於愚智則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論奚所措之凡此數者亦雅論之矛楯矣論曰專氣致柔少私寡欲直行情性之所宜而合養生之正度求之於懷抱之内而得之矣又曰善養生者和為盡矣誠哉斯言匪謂不然但謂全生不盡此耳夫危邦不入所

以避亂政之害重門擊柝所以避狂暴之災居必爽塏所以遠風毒之患凡事之在外能為害者此未足以盡其數也安在守一和而可以為盡乎夫專靜寡欲莫若單豹行年七十而有童孺之色可謂柔和之用矣而一旦為虎所食豈非恃內而忽外耶若謂豹相正當給厨雖智不免則寡欲何益而云養生可得若單豹以未盡善而致災則輔生之道不止於一和苟和未足保生則外物之為患者吾未知其所齊矣論曰師占成居則有

驗使造新則無徵請問占成居而有驗者為但占墻屋耶占居者之吉凶也若占居者而知盛衰此自占人非占成居也占成居而知吉凶此為宅自有善惡而居者從之則當吉之人受災於凶宅妖逆無道獲福於吉居爾為吉凶之致惟宅而已更令由人也新便無徵耶若吉凶故當由人則雖成居何得而云有驗耶若此果可占耶不可占耶果有宅耶其無宅也論曰宅猶卜筮可以知吉凶而不能為吉凶也應曰此相似而不同卜者

吉凶無豫待物而應將來之地也相宅不問居者之賢愚惟觀已然有傳者已成之形也猶覩龍顔而知當貴見縱理而知餓死然各有由不為闇中也今見其同於得吉凶因謂相宅與卜不異此猶見琴而謂之箜篌非但不知琴也縱如論宅與卜同但能知而不能為則吉凶已成雖知何益卜與不卜了無所在而古人將有為必曰問之龜筮吉以定所由差此豈徒也哉此復吾之所疑也武王營周則云考卜惟王宅是鎬京周公遷邑乃

卜澗瀍終惟洛食又曰卜其宅兆而安厝之古人修之於昔如彼足下非之於今如此不知誰定可從論曰為三公宅而愚民必不為三公可知也或曰愚民必不得久居公侯宅然則果無宅也應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但謂君子既有賢才又卜其居復順積徳乃享元吉猶夫良農既懐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耳今見愚民不能得福於吉居便謂宅無善惡何異覩種田之無十千而謂田無壤墝耶良田雖美而稼不獨

茂卜宅雖吉而功不獨成相須之理誠然則宅之吉凶未可惑也今信徵祥則棄人理之所宜守卜相則絕陰陽之吉凶持知力則忘天道之所存此何異識時雨之生物因垂拱而望嘉穀乎是故疑怪之論生偏是之議興所託不一烏能相通若夫兼而善之者得無半非冢宅耶論曰時日譴祟古盛王無之季王之所好聽此言善矣顧其不盡然湯禱桑林周公秉圭不知是譴祟非也吉日惟戊既伯既禱不知是時日非也此皆足下家

事先師所立而一朝背之必若湯周未為盛王幸更詳之又當知二賢何如足下耶論曰賊方至以疾走為務食不消以黄丸為先子徒知此為賢於安須臾與求乞胡而不知制賊疾於無形事功幽而無跌也夫救火以水雖自多於抱薪而不知曲突之先物矣况乎天下微事言所不能及數所不能分是以古人存而不論神而明之遂知來物故能獨觀於萬化之前收功於大順之後百姓謂之自然而不知所以然若此豈常理之所逮

耶今形象著明有數者猶尚滯之天地廣遠品物多方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也今執辟穀之術謂養生已備至理已盡馳心極觀齊此而還意所不及皆謂無之欲據所見以定古人之所難言得無似蟪蛄之議冰耶欲以所識而決古人之所棄得無似戎人問布於中國覩麻種而不事耶吾怯於專斷進不敢定禍福於卜相退不敢謂家無吉凶也

嵇中散集卷八

嵇中散集卷九

魏　嵇康　撰

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一首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孝經曰為之宗廟以鬼享之其立本有如此者子貢稱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仲由問神而夫子不答其抑末有如彼者是何也茲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人謀鬼謀以成天下之

疊疊也是以墨翟著明鬼之篇董無心設難墨之說二賢之言俱不免於殊途而兩惑是何也夫甚有之則愚甚無之則誕故二子者皆偏辭也子之言神將為彼耶唯吾亦不敢明也夫私神立則公神廢邪忌設則正忌喪宅墓占則家道苦背向繁則妖心興子之言神其為此乎則唯吾之所疾爭也苟大獲其類不患微細是以見缾水而知天下之寒察旋機而得日月之動足下細蠶種之說因忽而不察是噎溺未

知所在亦莫辨有舟稼也夫命者所禀之分也信順者成命之理也故曰君子修身以俟命知命者不立於巖墻之下何者是天遂之實也猶食非命而命必胥食故然矣若吾論曰居息行逆不能令彭祖夭則足下舉信順之難是也論之所說信順既修則宅葬無貴故辟之壽宮無益殤子耳足下不云殤子以宅延彭祖亦以宅壽壽夭之說使之灼然若信順之遂期息逆之夭性而徒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

言誰與能之夫多食傷性良藥已病相之所一也誣彼實此非所以相證也夫壽夭不可求之宅而得之利故論有不知之者足下忘於意而責於文抑不本矣難曰唐虞之世命何同延長平之卒命何同短今誰命者當辨有無無疑衆寡也苟一人有命千萬皆一也若使此不行係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長平之卒居何同凶亦復吾之所疑也難曰事之在外而能為害者不以數盡單豹恃内而有虎按

足下之言是豹忘所宜懼與懼所宜忘故張毅修表亦有內熱之禍雖內外不同鈞其非和一㬋失之終身弗復是亦虎隨其後矣夫謹於邪者慢於正詳於宅者略於和欲以為先亦非齊於所稱也今足下廣之望之久矣元亨利貞卜之吉繇隆準龍顏公侯之相者以其數所遇而形自然不可為也使顏準可假則無相繇吉可為則無卜矣今設為吉宅而幸福報譬之無以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是以子陽鏤掌巨

君運畢咸無益於敗亡故吾以無故而居者可占何惑象數之理也設吉而後居者不可則何假爲之説也然則非宅制人人實徵宅耶其無宅也似未思其本耳獵夫從林其所遇者或禽或虎遇禽所吉遇虎所凶而虎也善卜可以知之耳是故知吉凶非爲吉凶也故其稱曰無遠近幽深遂知來物不曰遂爲來物矣然亦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至乎卜世與年則無益於周録矣若地之吉凶有虎禽之類然

此地茍惡則當所往皆凶不得以西東有異背向不同宮姓無害商則為災福德則吉至刑禍則凶來也故詩云築室百堵西南其户古之營居宗廟為先廐庫次之居室為後緣人理以從事以此議之即知無太歲刑德也若修古無違亦宜吾論如無所缺不知誰從難曰不謂吉宅能獨成福猶夫良農既懷善藝又擇沃土復加耘耔乃有盈倉之報此言當哉誠三者能修則農事畢矣若或盡以邪用求之於虛則宋

人所謂予助苗長敗農之道也今以冢宅喻此宜何比耶為樹藝乎為耘耔也若三者有比則請事後說若其無徵則愈見其誣矣今卜相有徵如彼冢宅無驗如此非所以相半也按書周公有請命之事仲尼非子路之禱今鈞聖而鈞疾何是非不同也故知臣子之心盡斯心而已所謂禮為情貌者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足下圖宅將為禮也其為實也為禮則事異於古為實則未聞顯理如是

未得吾所以為遺而足下失所顧矣至於時日先王所以誠不怠而勸從事耳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事理時名雖同其用適反以三賢較君愈見其合未知所異也難曰智之所知未若所不知者衆此較通世之常滞也然智所不知不可以妄求智所能知惡其以學哉故古之君子修身擇術成性存存自盡焉耳今據足下所言在所知耶則可辨也所不知耶則妄求也二者宜有一於此矣夫小知不及大知故乃反

於有無為有者亦蟪蛄矣子尤吾之驗於所齋吾亦懼子遊非其域儻有忘歸之累也

答釋難宅無吉凶攝生論

夫先王垂訓開端中人言之所樹賢愚不違事之所由古今不忒所以致教也若玄機神妙不言之化自非至精孰能與之故善求者觀物於微觸類而長不以已為度也按如所論甚有則愚甚無則誕今使小有便得不愚耶了無乃得離之也若小有則不愚吾未知小有其

限所止也若了無乃得離之則甚無者無為謂之誕也
又曰私神立則公神廢然則惡夫私之害公邪之傷正
不為無神也向墨子立公神之情狀不甚有之說使董
生託正忌之塗執不甚無之言二賢雅趣可得合而一
兩無不失耶今之所辨欲求實有實無以明自然不詭
持論有工拙議教有精粗也尋雅論之指謂河洛不誠
借助鬼神故為之宗廟以神其本不答子貢以求其然
則足下得不為託心無鬼齊契於董生耶而復顯古

人之言懼無鬼之弊貌與情乖立從公㢘私之論欲彌縫兩端使不愚不誕兩機董墨謂其中央可得而居恐辭辨雖巧難可俱通又非所望於覈論也故吾謂古人合德天地動應自然經世所立莫不有徵豈匿設宗廟以期後嗣空借鬼神以謂將來耶足下將謂吾與墨不殊今不辭同有鬼但不偏守一區明所當然使人鬼同謀幽明並濟亦所以求衷所以為異耳論曰鈞疾而禱不同故於臣弟則周公請命親其身則尼父不禱所謂

禮為情貌者也難曰若於臣子則宜修情貌未聞舜禹有請君父也若於身則否未聞武王關禱之命也湯禱桑林復為君父耶推此而言宜以禱為益則湯周用之禱無所行則孔子不請此其殊塗同歸隨時之義也又曰時日先王所以誡不怠而勸從事足下前論云時日非盛王所有故吾問惟戊之事今不答惟戊果是非而曰所誡勸此復兩許之言也縱令惟戊盡於勸誡尋論按名當言有日耶無日耶又曰俗之時日順妖忌而逆

事理按此言以惡夫妖逆故云之未為盛王了無日也
夫時日用於盛世而來代襲以妖惑猶先王制雅樂而
繼世繼以淫哇也今憤妖忌因欲去日何異惡鄭衛而
滅韶武耶不思其本見其所弊輒疾而欲除得不為遇
噎溺而遷怒耶足下既已善卜矣乾坤有六子支幹有
剛柔統以陰陽錯以五行故吉凶可得而時日是其所
由故古人順之焉有善其流而惡其源者吾未知其可
也至於河洛宗廟則謂匿而不信類禡祈禱則謂偽而無

實時日剛柔則謂假以為勸此聖人專造虚詐以欺天下匹夫之諒且猶耻之今議古人得無不可乃爾也凡此數事猶陷於誣妄冢宅之見伐不亦宜乎前論曰若許負之相條侯英布之黥而後王一㸑之羊賔至而有死者性命之自然也今論曰隆凖龍顔公侯之相不可假求此為相命自有一定相所當成人不能壞相所當敗智不能救陷常生於衆險雖可懼而無患抑當貴於厮養雖辱賤而必貴薄姬之困而後昌皆不可為不可

求而闇自遇之全相之論必當若此乃一途得通本論
不滯耳吾適以信順為難則便曰信順者成命之理必
若所言命以信順成亦以不信順敗矣若命之成敗取
足於信順故是吾前難壽夭成於愚智耳安得有性命
自然也若信順果成相命請問亞夫由幾惡而得餓英
布修何德以致王生羊積幾善以獲存死者負何罪以
逢災耶既持相命復惜信順欲飾二論使得並通恐似
矛楯無俱立之勢非辯言所能兩濟也論曰論相命當

辨有無無疑衆寡苟一人有命則長平皆一矣又曰知命者不立巖墻之下吾謂知命者當無所不順乃畏巖墻知命有在立之何懼若巖墻果能為害不擇命之長短則知與不知立之有禍避之無患也則何知白起非長平之巖墻而云千萬皆命無疑衆寡耶若謂長平雖同於巖墻故是相命宜值之則命所當至期於必然不立之誡何所施耶若此果有相也此復吾之所疑也又曰長平不得係於命將係宅耶則唐虞之世宅何同吉

本疑前論無非相命故借長平之異同以難相命之必然廣求異端以明事理豈必吉宅以質之耶又前論已明吉宅之不獨行今空抑此言欲以誰難又曰長平之卒宅何同凶苟大同足嫌足下愚於吾也適至守相便言千萬皆一校以至理負情之對於是乎見既虛立吉宅闕而無獲欲救相命而情以難顯故云如此可謂善戰矣論曰卜之盡蓋理所以成相命者也此復吾所疑矣前論以相命為主而尋益以信順此一離婁也今復

以卜成之成命之具三而猶不知相命竟須幾箇為足也若惟信順於理尚少何以謂成命之理耶若是相濟則卜何所補於卜復曰成命耶請問卜之成命使單豹行卜知將有虎災則隱居深宫嚴備自衛若虎猶及之為卜無所益也何云成相耶若謂豹卜而得脫本無尼虎相也卜為妄語矣若謂凡有命皆當由卜乃成則世有終身不卜者皆失相夭命耶若謂卜亦相也然則卜是相中一物也安得云以成相耶若此不知卜筮故當

與相命通相成為不當各自行也論曰無故而居可占猶龍顏可相也設為吉宅而後居以幸福報無異假顏準而望公侯也然則人實徵宅非宅制人也按如所言無故而居可占者必謂當吉人之瞑目而前推遇任命以闇營宅自然遇吉也然則豈獨吉人凡有命者皆可以闇動而自得正是前論命自然不可增減者也驟以可為之信順卜筮成不可增減之命矣奚獨禁可為之宅不盡相命惟有闇作乃是真宅耶若瞑目可以得相

開目亦無所加也智者愈當職之周公營居何故躊躇於澗瀍問龜筮而食洛耶若龜筮果有助於為宅則知闇作可有不盡善之理矣茍闇作有不盡則不闇豈非求之術耶若必謂龜筮不能盡相於闇往想亦不失相於考卜也則卜與不卜為與不為皆期於自得自得茍全則善占者所遇當識何得無故則能知有故則不知也然貞宅之異假顏貴夫無故識之貞宅之與設為其形不同以功成俱是吉宅也但無故為貞宅授吉於闇

遇設為減福於用知爾然則吉凶之形果自有理可以為故而得故前論有占成之驗也然則占成之形何以言之必遂遠近得宜堂廉有制坦然殊觀可得而别利人以福故謂之吉害人以禍故謂之凶但公侯之相闇與吉會爾然則宅與性命雖各一物猶農夫良田合而成功也設公侯遷後方樂其吉而往居之吉宅豈選能而後納擇善而後福哉茍宅無情於擇賢不惜吉於設為則屋不辭人田不讓耕其所以為吉凶厚薄何得不

均前吉者不求而遇後聞吉而往同於居吉宅而有求與不求矣何言誕而不可為也由是言之非從人而徵宅亦成人明矣若挾顏狀則英布黥相不減其貴隆準見劓不減公侯之標是知顏準是公侯之標識非所以為公侯質也故標識者非公侯質也吉名宅宇與吉者標識難有徵之吉宅此吾所不敢許也子陽無質而鏤其掌即知當字長耳巨君墓宅而運其魁即偏恃之禍

非所以為難也至公侯之命禀之自然不可陶易宅是外物方圓由人有可為之理猶西施之潔不可為而西施之服可為也黼黻芳華所以助體吉宅宜家所以成相故世無人方而有卜宅是以知人宅不可相喻也安得以不可作之人絶可作之宅耶至刑德皆同此一家非本論占成居而得吉凶者也且先了此乃議其餘論曰獵夫從林所遇或禽或虎虎凶禽吉卜者筮而知之非能為安知所言地之善惡猶禽吉虎凶獵夫先筮

故擇而從禽如擇居故避凶而從吉吉地雖不可為而可擇處猶禽虎雖不可變而可擇從苟卜筮所以成相虎可卜而地可擇何為半信而半不信耶又云地之吉凶有若禽虎不得宮姓則無害商則為災也案此為惟所不解而以為難似未察宮商之理也雖此理之吉而或長於養宮短於毓商猶良田雖美而稼有所宜何以言之人姓有五音五行有相生故同姓不昏惡不殖也人誠有之地亦宜然故古人仰準陰陽俯協剛柔中識性

理使三才相善同會於大通所以窮理而盡物宜也夫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自然之分也音不和則比絃不動聲同則雖遠相應此事雖著而猶莫或識苟有五音各有宜土氣有相生則人宅猶禽虎之類豈可見宮商之不同而謂之地無吉凶也論曰天下或有能說之者子而不言誰與能之難曰足下前論以云有能占成居者此即能說之矣故吾曰天下當有能者今不求之於前論而復責吾難之於能言亦當知冢宅有吉凶也又曰藥

之已病為一也實而宅之吉凶為一也誣既曰成居可

占而復曰誣耶藥之已病其驗又見故君子信之宅之

吉凶其報賒遥故君子疑之今若以交賒為虚則恐所

以求物之地鮮矣吾見溝澮不疑江海之大覩丘陵則

知有泰山之高也若守藥則棄宅見交則非賒是海人

所以終身無山山客曰無大魚也論曰智之所知未若

所不知不可妄論也難曰智所不知相必亦未知也今

暗許便多於所知者何耶必生於本謂之無而强以驗

有也強有之驗將不盈於數矣而并所成驗者謂之多
於所知耳茍知然果有未還之理不因見求隱尋論究
緒由子午而得卯未夫尋端之理猶獵師以得禽也縱
使尋迹時有無獲然得禽曷嘗不由之哉今吉凶不先
定則謂不可求何異禽獸不期則不敢訊舉氣乃足坐
守無根也由此而言探賾索隱何謂為妄

嵇中散集卷九

嵇中散集卷十

魏 嵇康 撰

太師箴

浩浩太素陽曜陰凝二儀陶化人倫肇興厥初冥昧不慮不營欲以物開患以事成犯機觸害智不救生宗長歸仁自然之情故君道自然必託賢明茫茫在昔罔或不寧赫胥既往紹以皇羲默靜無文太朴未虧萬物熙

熈不夭不離爰及唐虞猶篤其緒體資易簡應天順矩絺褐其裳土木其宇物或失性懼若在予疇咨熈載終禪舜禹夫統之者勞仰之者逸至人重身棄而不恤故子州稱疾石戸秉耨許由鞠躬辭長九州先王仁愛愍世憂時哀萬物之將頹然後莅之下逮德衰大道沉淪智惠日用漸私其親懼物乖離擘畫違仁利巧愈競繁禮屢陳刑教爭施夭性喪真季世陵遲繼體承資憑尊恃勢不友不師宰割天下以奉其私故君位益侈臣路

生心竭智謀國不吝灰沉賞罰雖存莫勸莫禁若乃驕盈肆志阻兵擅權矜威縱虐禍蒙丘山刑本懲暴今以脅賢昔為天下今為一身下疾其上君猜其臣喪亂弘多國乃隕顛故殷辛不道首綴素旗周朝敗度彘人是謀楚靈極暴乾溪潰叛晉厲殘虐欒書作難主父棄禮觳胎不宰秦王荼毒禍流四海是以亡國繼踵古今相承醜彼摧滅而襲其亡徵初安若山後敗如崩臨刃振鋒悔何所增故居帝王者無曰我尊慢爾德音無曰我

強肆于驕淫棄彼佞倖納此逕顔訣言順耳淶德生患悠悠庶類我控我告惟賢是授何必親戚順乃造好民實胥效治亂之原豈無昌教穆穆天子思問其愆虛心導人允求讜言師臣司訓敢告在前

家誡

人無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凖行自當量其善者必擬議而後動若志之所之則口與心誓守死無二恥躬不逮期於必濟若心疲體懈或牽於外物或累於内

欲不堪近患不忍小情則議於去就議於去就則二心交爭二心交爭則向所見役之情勝矣或有中道而廢或有不成一匱而敗之以之守則不固以之攻則怯弱與之誓則多違與之謀則善泄臨樂則肆情處逸則極意故雖繁華熠熠無結秀之勳終年之勤無一旦之功斯君子所以歎息也若夫申胥之長吟夷齊之全潔展季之執信蘇武之守節可謂固矣故以無心守之安而體之若自然也乃是守志之盛者可耳所居長吏但宜

敬之而已矣不當極親密不宜數往往當有時其衆人
又不當宿留所以然者長吏喜問外事或時發舉則怨
或者謂人所說無以自免也若行寡言慎備自守則怨
責之路解矣其立身當清遠若有煩辱欲人之盡命託
人之請求當謙辭遜謝其素不預此輩事當相亮耳若
有怨急心所不忍可外違拒密為濟之所以然者上遠
宜適之幾中絶常人淫輩之求下全束修無玷之稱此
又秉志之一隅也凡行事先自審其可不差於宜宜行

此事而人欲易之當說宜易之理若使彼語殊佳者勿羞折遂非也若其理不足而更以情求來守人雖復云云當堅守所執此又秉志之一隅也不須行小小束修之意氣若見窮乏而有可以賑濟者便見義而作若人從我欲有所求先自思省若有所損廢多於今日所濟之義少則當權其輕重而拒之雖復守辱不已猶當絶之然大率人之告求皆彼無我有故來求我此為與之多也自不如此而為輕竭不忍面言强副小情未為有

志也夫言語君子之樞機機動物應則是非之形著矣故不可不慎若於意不善了而本意欲言則當懼有不了之失且權恐之後視向不言此事無他不可則向言或有不可然則能不言全得其可矣且俗人傳吉遅傳凶疾又好議人之過闕此常人之議也坐言所言自非高議但是動靜消息小小異同但當高視不足和答也非義不言詳靜敬道豈非寡悔之謂人有相與變爭未知得失所在慎勿預也且黙以觀之其非行自可見或有

小是不足是小非不足非至竟可不言以待之就有人問者猶當辭以不解近論議亦然若會酒坐見人爭語其形勢似欲轉盛便當亟舍去之此將鬬之兆也坐視必見曲直黨不能不有言有言必是在一人其不是者方自謂為直則謂曲我者有私於彼便怨惡之情生矣或便獲悖辱之言正坐視之大見是非而爭不了則仁而無武於義無可當遠之也然大都爭訟者小人耳正復有是非共濟汗漫雖勝可足稱哉就不得遠取醉為

佳若意中偶有所諱而彼必欲知者若守大不已或㧞以鄙情不可憚此小輩而為所攙引以盡其言今正堅語不知不識方為有志耳自非知舊鄰比庶幾已下欲請呼者當辭以他故勿往也外榮華則少欲自非至急終無求欲上美也不須作小小卑恭當大謙裕不須作小小廉耻當全大讓若臨朝讓官臨義讓生若孔文舉求代兄死此忠臣烈士之節凡人自有公私慎勿强知人知彼知我知之則有忌於我今知而不言則便是不

知矣若見竊語私議便舍起勿使忌人也或時逼迫强與我共說若其言邪險則當正色以道義正之何者君子不容僞薄之言故也一旦事敗便言某甲昔知吾事以宜備之深也凡人私語無所不有宜預以爲意見之而走者何哉或偶知其私事與同則可不同則彼恐事泄思害人以滅迹也非意所欽者而來戲調蚩笑人之闕者但莫應從小共轉至於不共而勿大氷矜趨以不言答之勢不得久行自止也自非所監臨相與無他宜

適有壺榼之意束修之好此人道所通不須逆也過此以往自非通穆匹帛之饋車服之贈當深絶之何者常人皆薄義而重利今以自竭者必有為而作鬻貨徼歡施而求報其俗人之所共願而君子之所大惡也凡此數端其識之又憒不須離樓强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已輒當為持之勿誚勿逆也見醉薫薫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

嵇中散集卷十